

# 羅智成／「真」的貶值

2020-09-01 00:43 聯合報 / 羅智成（作者為作家、詩人）



「真實已死…」

包括角谷美智子，越來越多的書籍，對於真假混淆的「後真相時代」與「自我中心主觀主義」的橫行，表達了普遍的憂慮與深刻的省思。數十年前左派學者用以解構主流價值或客觀主義的理念，如今卻被極右人士反過來毫無底線地濫用，其間充滿異化與諧擬的辯證。但我關注的是：不只那些以謊言牟利的敗德者，不只在同溫層，許多時刻，「真」作為一般人最高價值的信念也已動搖…

當大國元首一次次睜著眼睛說著明顯不是事實的瞎話，而大家習以為常；當國內外媒體為了政治立場，明目張膽地偏頗扭曲，而大家也習以為常；當內容農場量產著偽知識與假故事，而人們已懶於求證，繼續去消費、傳播…

在我們心中，對於「真」，真實或真理，到底是怎麼想的？

曾經，我們對於欺騙是如此嫌惡，對於謊言或虛假事物充滿戒心——我們對真相如此重視，無論虛構、撒謊都要力求「幾可亂真」，如今，謊言甚至不須逼真，虛假已是我們日常生活重要的組成。

「真善美」何時開始被並稱？我不清楚。直覺它和基督教的宣教文本、某種世俗哲學或教育理想有關，久而久之，便被視為人類必須追求的最高境界或普世價值了。

在這三者當中，「真」的地位尤為尊貴。因為它是一切之本，蘊含了真實、真理等更絕對、不可替代的東西。不過，由於在現實世界實踐的困難與妥協，「真」也就有了貶值的空間。

第一件讓真的無上權威打折的原因，是人類智慧、知識或技術的限制。以至於許多時候我們無從認知真理、找出真相，也無能去辨別真偽。

第二件讓真的價值打折的原因，是環境的限制。在社會化過程裡，有時候我們必須適當掩飾，尊重「規則」；更多時候，對國王的新衣，則是沒有勇氣說出真相。

第三個原因，是情感的限制，與情緒的反智。人類主觀好惡與願望，往往讓他不願意去探究、面對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實。

第四個原因，則是在越來越多場合，「真的」不如「假的」來得美好、有趣、被渴望，資本主義對「市場」的信仰，讓市場決定著價格，如今喜好者的多寡，也將決定真理或真相。

「真」在當代人的生活中撤退或動搖，可以從幾個層面來觀察：

作為知識或科學上的價值，它基本都還健在，因為謊言無法否定地心引力，信仰無法抵抗新冠病毒。即使如此，我們還是不時看見政治或意識形態對它的壓抑與侵蝕。

作為道德或倫理上的價值，它表面不變，但已越來越不被虔誠信奉。我們從小被教導要誠實並崇尚真理，即使知曉真相得之不易，真理更需捨命爭取，然而千百年來都有願意付出高昂或慘痛代價去「求真」的典範。但曾幾何時，「道德虛無主義」瀰漫，人們也漸漸不再把「真」當真。

作為美學上的價值，「真」的版圖更加縮小。中產階級消費者漸漸視真實為平凡、無聊、理所當然，不停追求美化、變造或超越它的各種表現與商品：電影劇情、數位特效、美顏軟體、P圖神器、醫美整形…也許，就審美而言，「假」始終是「真」的一部分吧？

當人類不再渴望真實或真相，不以真假為意，甚至不以無知為恥——像川普或網路憤青一樣，或認為傳播的資源與技巧可以置換真相，他將更快喪失分辨真假的意願與能力，進而喪失分辨善惡、美醜的意願與能力。



一項假新聞閱聽研究發現，在美國看過假新聞的人很多，真假在現實生活中已難辨。（路透資料照片）